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九

孫奉議郎權發遺嘉興軍府兼立為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六

遺事

秦國夫人李氏遺事

諸子

昭雪廟謚

遺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



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  
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  
先臣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  
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為我語五郎勉事 聖  
天子無以老媪為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  
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先臣欣拜且泣  
謝不孝自歸有痼疾先臣雖身服王事軍旅  
應酬無虛刻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  
一衣服器用視燥濕寒煖之節語欵行履未

旨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  
至言罰自妻始及母薨米漿不入口者三日  
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臣雲跣足扶襯  
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  
先臣謝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于墓朝夕  
號慟又刻木為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  
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 上三詔不起 勅  
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  
之以死請乃勉強奉 詔終制不忍棄衰經



自二聖北狩夷狄猾夏先臣每懷誓不與  
虜俱生之志刺繡為袍有誓作中興臣必  
殄金賊主之文其後援筆為詩詩經行紀歲  
月無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為念手攘羣盜如  
李成曹成馬友彭友虔吉湖湘之寇皆同時  
諸將所不能為之功然大營驛等題則每曰  
此蜂蟻之羣也豈足為功北踰沙漠蹀血虜  
庭盡屠夷種復二聖取故疆使主上奠  
枕則吾所志至翠巖寺詩又有山林嘯聚何

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之句每拜官辭避之  
語亦然於檢校少保則曰未能攘卻夷狄掃  
除僭竊宣撫副使則曰顧土宇恢復之迹未  
見尺寸太尉則曰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  
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少保則曰羯  
胡敗盟未見殄滅豈可以身為謀貪冒爵祿  
又曰俟臣功績有成將拜手稽首祇承休  
命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咫尺聞  
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上嘗稱其尊



朝廷及賜 詔屢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之  
褒如紹興六年禦劉麟至江州十一年禦兀  
朮舒州侯 命之類是也 視國事猶其家  
常以 國步多艱 主上春秋鼎盛而 皇  
嗣未育 聖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  
與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 儲之議援  
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  
而壯之

奉身儉薄不二載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  
取足而已不求華巧旁無姬妾蜀帥吳玠素  
服先臣善用兵欲以子女交驩嘗得名姝有  
國色飾以金珠寶玉資奩鉅萬遣使遺先臣  
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先臣讀之甚不樂即  
日報書厚遣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  
公方圖關陝何不留此以結好先臣曰吳少  
師於飛厚矣然 國耻未雪 聖上宵旰不  
寧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左右莫敢言玠見  
女歸益敬服以為不可及少時飲酒至數斗



不亂 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佐有欲勸者輒怒之見妻御繒帛則曰吾聞 后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窶乏汝旣與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搗練者聞先臣歸即遽止

朝廷命先臣與韓世忠張俊分地任責虜畏先臣威名獨不敢窺荆襄常出淮西侵寇先臣守巴地之外又屢爲應援十一年虜入壽

春踰淮而來先臣初得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念虜旣入寇巢穴必虛乞出 京洛以制其弊復恐 上急於退虜是日復奏乞出 蘄黃相度先議攻郤皆未有 詔也至援濠州亦不待 詔而行其切於謀 國如此

臨戎誓衆言及 國家之禍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感愴皆歔歔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精擊銳不破不止或人問天下何時太平先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忠孝節義士  
皆願効死力

每征討出師朝聞 命夕就道祁寒大暑不

憚勞苦雖疾亦不問桀虜勅敵衆人所避先

臣獨行如隆冬按邊而 上有非我忠臣莫

雪大耻之諭盛夏出師而 上有暑行勞勤

朕念之不忘之語不顧目疾東下赴援而

上有委身徇 國竭節事 君之歎自力寒

疾馳先驅而 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

之褒者不一也於事尤不避繁瑣當復襄漢

平楊么之時諸將碌碌不足恃 朝廷憂顧

之責萃於先臣州郡之所告急密謀之所探

聞朝徹 宸旒暮馳幕府一日之間既 命

圖襄漢又 命圖楊么交至沓集先臣隨事

酬應未嘗憚煩所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

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略無乏事

平居憂 國知無不為諸大將率以兵為樂

坐糜廩庾漫不加卹先臣獨常有憂色每調



軍食必蹙頽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弊極矣  
國家恃民以立 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  
成何以報 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即募  
民營田凡流逋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  
糧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  
主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大功又為屯田  
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  
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然失其  
不可復考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

辟委積充溢每歲餽運之數頓省其半 上  
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 賜之守臣  
武起等以營田功遷荆湖之民至今賴其利

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先臣獨以宣  
撫司官屬有冗員蠹 國害民乞行裁減其  
體 國率如此

上嘗亟稱其忠見於 詔札則曰卿志存憂  
國義專報 君又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



又曰忠義出于天資忱恂著於臣節見於  
制詞則曰秉誼忠純又曰精忠許國其類  
不可殫紀

樂施踈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

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

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

畝以贍守家者張俊貪占田徧天下而家

萬嘗謂其形迹已故憾之卒之日雖王

會極力搜刮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謂所藏

不止是興大獄數年盡捕家吏逮治有死者

而卒不得錙銖云 上知其屢空欲擇第於

行都欲以出師日自任其家事先臣辭曰北

虜未滅臣何以家為起復 制詞亦有厲票

姚辭第之志之語

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

多皆蒐所向一皆當百 上初以韓京兵錫

二軍付先臣皆不習戰鬪且多老弱先臣擇

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為精



卒 上喜賜報曰可見措置有方忠誠體國  
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  
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時如注城跳  
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  
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  
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  
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臣雲嘗以重鎧習注  
坡馬躡而踣先臣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大  
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  
之百乃釋之餘如傅慶以夸功誅辛太以  
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  
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  
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  
者峻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  
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  
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  
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  
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



恩常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樽酒鬻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詔詞有所謂絕少分甘與人同欲又云甘苦同於士卒雖萬衆而猶一心者指此諸將遠戍則使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遺之金帛申殷勤之歡人感其誠各勉君子以忠報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

藥

朝廷每有頒犒多者數十萬緡少

者數萬緡付之有司分給一錢不私藏嘗命其將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者二緡將裁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有是六者用能恩威兼濟人人畏愛重犯法部衆十數萬本四方亡命樂縱嗜殺之徒皆奉令承教無敢違戾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粥販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粥薪自



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欲自損其直二錢以售之 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即竟不敢從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曰凍殺不折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遁亡滅影聞為岳家軍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泣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歿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不償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至揚子江風暴禁渡與者力止之騎曰寧為

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江望之以為神

凡即戎皆至寡敵至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不可殫舉而最後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號善用兵亦大懼亟奔 京師其兵之精蓋如此

用兵無竒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為將無謀不足以及博匹夫故主於用謀如紹興二年逸謀



以破曹成六年僞書以廢劉豫之類不可槩  
舉故制詞嘗有慮而後會之機謀成而動  
則有功有冠三軍之勇而計然後戰等語  
臨事定粹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  
石墮其前左右驚避先臣獨不移足野次不  
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賊自不敢犯兵雖常勝  
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大  
約經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凡出兵必以廣上德爲先殲其渠魁而  
其餘黨不妄戮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即劾  
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於人心雖  
虜之簽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如建炎三年  
在常州紹興十年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  
勇等之來皆千里來奔故制詞有得仁人  
無敵之勇宣予不殺之武廣好生於朕志  
等語

用人有方舉劾各得其當如以馬羽守蔡蘇



堅守 西京趙秉淵守淮寧皆有干城牧衆之功知興國軍徐璋漢陽軍呼延虎以不職即日奏罷之

權雖專莫敢擅輒初襄漢平諸郡彫瘵州縣官率瓜時不上 詔先臣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先臣詮擇人物以能安集百姓爲先張旦守襄陽兼四州安撫使牛臯爲副使李尚義通判襄陽府事李道爲四州都統制周識攝郢孫翬攝隨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貳之張應攝鄧党尚友貳之郡幕則孫革蔣廷俊邵侏訾諧等多由小吏識拔人樂於赴功朞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稍還舊觀即上章乞還辟置之權 上降詔援衛青不與招賢事稱之且曰自非思慮之審謙謹之至何以及此其遠權勢盖如是 諸大將多貪功先臣每被賞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辭不肯妄受 上常賜 詔曰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



文之虛也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之  
以飲至日建節旄先臣愕然曰丞相待我何  
薄耶乃謝使者曰為飛善辭丞相岳飛可以  
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  
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為乎拔一城而予一爵  
者所以待衆人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  
力辭不得已乃受劉光世之兵上初以畀  
先臣秦檜知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寢其命  
略無愠色及復軍首乞不暇濟師以本軍進  
討以除心腹患麗瓊叛又乞進屯淮甸上  
賜詔獎之兵隸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  
制已乃聞為甥壻高澤民偽為之請而得之  
先臣驚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誅  
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奏云岳飛  
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名聞於江  
右紀律之嚴信於疲氓留屯洪州聲勢甚遠  
江湖羣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  
士論皆謂稱職及得其外甥壻私書乃知此



除曾經樞密院陳乞飛小心惶懼累與臣言  
實非本心所敢僥望 上即報回曰岳飛勇  
於戰鬪馭衆有方昨除神武副軍都統制出  
自 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  
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亦爲之請母封  
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先臣得其實鞭康年  
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 恩汗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  
命 朝廷令劉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  
六郡盡復光世之軍始至及論賞乃奏乞先  
賞光世功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屢請  
以曹州率衆來之先臣以黃金五百兩遣之  
俾壯士四人偕行寶果領衆五十趨楚泗以  
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哭願還先臣  
戲下世忠以書來諭先臣答曰是皆爲 國  
家報虜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云某  
所之戰皆將士竭力在臣何功辭少保之章  
曰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帥以恩威冀成



尺寸之功仰報 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  
愬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為心上將士之  
功絲毫必錄行賞於 朝惟恐不厚或功優  
賞薄不避再三之請為之開陳然不當得則  
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  
於此轉餉之臣於軍須無闕者皆上之 朝  
如魯紆薛弼劉延年程千秋徐與可張運之  
屬皆以勞遷或得職名何子端陳進等雖小  
吏亦以功進二階下及游說有助如進士蕭

清臣趙澗陶著等皆命之以官尤嚴死事之  
典朝沒暮上如舒繼明扈從舉及張漢之吳  
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遣一人臣雲從戰數立  
奇功乃常匿之所遷擢皆 朝廷舉察 上  
所持 命襄漢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辨之  
始遷武翼郎平楊么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  
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  
未得為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為奇  
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明乞與特推異數先



臣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先臣辭曰  
士卒冒犯矢石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始列  
上事狀得霑一級男雲無故遽躡崇資是不  
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  
將士大公至正之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  
特俞其請帶遥制則曰始就義方尚存乳  
臭雖屢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驟進  
官聯必令志氣怠惰伏望追還成命庶使  
粗知官爵之難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効驅

策又曰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  
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謗并臣之罪  
亦復難逃又云正已而後可以正物自治而  
後可以治人若使臣男受無功之賞則是臣  
已不能正已而自治何以率人乎至十年賴  
昌之戰功先諸將而辭忠州防禦則曰君  
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  
近功男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非大功乞  
收成命帶御器械則又力辭獲免而止



上嘗賜 詔稱之曰卿力抗封章推先將士  
蓋不特固執謙避耻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  
自立勲勞復見西平之有子

遇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為學之暇使操  
畚鍤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謗謫行至  
長沙賊酋劉忠者誘其附已以叛所罵忠不從  
竟遇害其子宗本尚幼先臣訪求鞠養教以  
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紹興七年遇

明堂恩拾其子而補宗本奏曰臣昨建炎初  
因論事罪廢 聖造寬洪偶幸逃死于時孤  
子一身狼狽羈旅因投招撫使張所所一見  
與臣云及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  
身借補修武郎其後所軍次 北京未及渡  
河貶謫南方卒以節死臣念張所實先意兩  
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彫喪後  
嗣零落臣竊痛之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  
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補所男宗本仍乞



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又陳述所死難之  
由乞追復舊職仍乞優加褒異以旌其忠  
上俞之復特賜其家銀絹百匹兩與一資恩  
澤議論持正不善阿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  
要人未嘗有強顏攀附意故卒以此賈禍素  
無一介之助致位通顯皆 上所親擢 上  
嘗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  
經艱難親冒矢石者先臣得附竹帛之光以  
此好禮下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才士



數合出入虜陣甲裳爲赤體被百餘創然每  
戰捷先臣獨不上故其功多不聞歷任先臣  
機幕帶御器械提舉醴泉觀官至左武大  
夫忠州防禦使死之日年二十三贈安遠軍  
承宣使

雷故任忠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略郎

霖故任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太中  
大夫自有傳

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

霆故名霽 孝宗皇帝改賜今名任修武郎  
閣門祗候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熺勒令致仕  
高宗皇帝厲精萬幾首欲復先臣官而時宰  
万俟卨嘗主先臣獄力陳以爲虜方顧和一  
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之末虜益  
猖獗 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圖上  
書其略曰今日之事 國家所以應之者先  
務有四其一曰下 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

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  
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  
心而奮起之故哀痛之 詔不可不亟下然  
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  
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  
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  
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



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  
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訐之風  
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置死  
所使天下不知有 陛下而欲人呼已謂之  
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  
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亦有由矣士大  
夫陷沒虜中而家屬有在 中國者和親之  
日檜既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使之起  
義以報我乃反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  
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  
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  
財雪趙鼎岳飛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

詔臣將見其權忻鼓舞吐憤紆懷朝讀 詔  
書而暮赴義矣 上深然其言下 詔諭中

原及諸國等人又 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  
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先臣家自便  
盡室生還竄檜黨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  
用初以岳陽與先臣之姓同易爲純州至是



復仍舊號於是 上意一孚志士爭奮汪澈

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諸將與合軍陳牒以

訟先臣之冤澈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

如雷皆呼曰為我岳公爭氣効一死都督張

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 孝宗

皇帝泣祚云初首下 詔曰故岳飛起自行

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 上以忠御

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夸餘烈遺風至今

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

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 太

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

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制詞

有云事 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

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剪方張

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

橐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

然內史之灰逮 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



復孤惇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  
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  
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  
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  
來末云聞李牧之為人殆將拊髀闕西平而  
未錄敢緩旌賢其辰告之語蓋指先臣建  
儲之議也臣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  
禮祔葬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官  
其夫張憲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  
察使官憲子孫賜先臣家錢萬緡建廟於鄂  
州賜其號曰忠烈 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  
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令  
訪問甄錄既而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妻劉氏  
經 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除郎事理推  
恩奉 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  
議以 宗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  
不採為折衝禦侮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



奉 上確然不移為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  
詔依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 召見  
賜對便殿 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  
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 朕悉知之天下共  
知其冤臣霖對曰仰蒙 聖察撫念故家臣  
不勝感激

臣生最晚然寔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臣  
霖膝下聞有談其事之一二者輒強記本

未退而識之故臣霖亦憐其有志每為臣  
盡言不厭諄復在潭州時令國子博士臣  
顧杞等嘗為臣霖搜剔遺載訂考舊聞葺  
為成書會臣霖得疾不克上將死執臣之  
手曰先公之忠未顯寃未白事實之在人  
耳目者日就湮沒幼罹大禍漂泊縲囚及  
仕而致於聞見訪於遺卒掇拾參合必求  
其當故姑竢搜撫而未及 上苟能卒父  
志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踊絕



自年十二三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然臣思  
頃為兒時侍臣霖游宦四方帥廣州日道  
出章貢見父老帥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  
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時臣在侍側感  
泣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  
此地為然昔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  
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  
相公今不復此來矣家人念之者呼而遺  
之臣問其夫何在嫗舍食哭曰不善為人  
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當時特  
以為老嫗之哭與章貢父老之情等為懷  
舊念恩耳曾未知匹夫匹婦之心輕怨易  
怒至於殺其夫子若壻而猶念之非有大  
服其心者疇克爾因是微有所覺竊意舊  
編所載容有闕遺故姑緩之逮臣束髮遊  
京師出入故相京鎧門始得大訪遺軼之  
文博觀 建炎 紹興以來紀述之事下  
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



之於冊積日累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所出於下蓋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報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信後世無窮之傳其敢忽諸謹昧死  
上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上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九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之書不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

君父之讎爲的以達奇正之權爲弓以奮決勝之勇爲矢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略之所施徃徃



見於表奏題跋吟詠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  
一奏謝赦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  
全文爲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  
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  
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  
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  
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爲十卷闕其卷尾  
以竢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  
曰詞曰題記其目有八而奏議公牘復皆析  
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戎  
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辯誣  
讖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  
匭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  
封焚藁而後奏雖侍膝之子第入幕之僚  
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得其梗槩焉耳  
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之策出蘄  
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攷者則  
蓋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溘先犬馬誓



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  
有攷於萬世云爾臣竊觀 高宗皇帝報先  
臣建 儲之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  
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為一  
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 中原雲擾  
羣盜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 奏夕可反復  
剴切皆當 帝心至於 嘉歎獎激未易殫  
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 知遇而見於 題  
品者如此苟不能綴拾以俟來哲則何以音  
先帝知人之明敢援 前詔昧死上之 秘  
府以備 采擇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  
朔承務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序

家集卷之一

表

謝講和 赦表

跋

御書屯田三事跋

奏議



南京上 皇帝書略

乞催湖州 賜米奏

招曹威不服乞進兵劄子

措置曹成事宜奏

措置虔賊奏

奏審虔州賊首奏

措置李橫等軍奏

奏審李道牛臯軍奏

乞復襄陽劄子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條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

表

謝講和 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

月十二日准 進奏院遞到 赦書一道臣

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 闕宣

讀訖 觀時 制變仰 聖哲之 宏規善



勝不爭實 帝王之 妙筭念此艱難之久  
姑從和好之宜 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  
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  
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  
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  
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  
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 中  
國豈其然乎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  
武不殺 體乾之健 行巽之權務 和安

以 安民迺 講信而 脩睦已漸還於  
境土想喜見於 威儀臣幸遇 明時獲觀  
盛事身居將闔功無補於涓埃口誦 詔書  
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  
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  
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  
燕雲終欲復讎而報 國誓心天地當今稽  
顙以稱藩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臣誠歡誠抃頓



首頓首謹言

跋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

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孽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為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



古人伏蒙 陛下親灑 宸翰鋪述二三子  
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  
仰副 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  
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為難臣不揆  
願遲之歲月敢以奉 詔要使忠信以進德  
不為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  
鞭撻四夷尊強 中國扶 宗社於再安輔  
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  
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奏議上

南京上 皇帝書略

陛下已登 大寶黎元有歸 社稷有主已  
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 王御營之師日集  
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  
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  
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陽襄陽准備巡幸  
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  
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  
今之計莫若請 車駕還 京罷三州 巡  
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  
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 天威所臨將帥一  
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乞罷湖州

賜米奏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臣岳飛狀奏近奉 聖旨於湖州封樁  
米內支撥五千碩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  
同被如 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  
知州趙子璘却稱本州未會承准 朝廷指  
揮不肯應副即目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  
切慮有失事機伏望 聖慈行下本州依已  
降 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邁以修疆場之  
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  
劄子奏臣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  
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 朝廷務廣德  
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  
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  
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為 陛下  
好生之意如此為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  
之故先宣布 上恩以期改行闕日雖久扞  
捨是聞臣嘗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  
進趨廣西此寇所為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  
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為服降  
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即行措  
置用兵掩殺務速除蕩以綏彼民取 進止

措置曹成事宜奏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



狀奏四月初二日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三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 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俟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 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飛素有謀略毋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廣臣檢會紹興二年二月八日樞密院劄子節文曹成賊馬占據道賀州作過三省樞密

院同奉 聖旨令宣撫司催督高舉星夜前去應援二廣及令荆湖東路安撫使岳飛統率副總管馬友并本路李宏吳錫韓京諸頭項軍馬火急前去襲逐掩擊其馬友等並聽帥臣岳飛節制各務體國共力破賊仍仰廣東西路帥臣起發逐路洞丁刀弩手將兵士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去逐路界首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務要一舉萬全臣已即時關報會合馬友吳錫韓京等軍馬及牒



廣東西路安撫使統率本路洞丁刁弩手等  
各前來界首會合照應夾擊勦殺外臣一行  
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郴州桂陽  
監等處關報及臣亦差人體探得曹成發人  
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  
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  
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不住放人  
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  
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江

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公牒備奉前項 聖  
旨指揮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  
於四月初三日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曹  
成賊馬已起發離道州前去廣西除已差人  
體探子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以來  
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入廣西臣便行  
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臣  
一行軍馬如何施行伏望 聖慈特降 睿  
旨付臣貴憑遵依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

照對臣所統本軍官兵一萬二千餘人除存留二千人吉州看管老小并隨軍輜重火頭占破外實出戰只有七千餘人吳全二千人除輜重火頭外實出戰一千五百人韓京三千人除留看寨輜重火頭外堪出戰只有一千餘人吳錫約二千餘人堪



次生擒殺降到虔州諸縣界山寨賊首羅誠  
等二百餘人見拘管在寨未審令臣一面處  
置惟復申解 朝廷伏望 聖慈速賜 指  
揮以憑遵稟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措置李橫等軍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襄陽府李橫  
郢州李刺史翟鎮撫董先隨州李道牛臯等  
逐頭項軍馬例各失守將帶到百姓隨行見



無所歸臣雖非所職緣事干國計不敢隱  
默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李橫李刺史  
翟鎮撫董先人馬於漢陽軍屯駐李道牛臯  
人馬於黃州或依舊蘄州屯駐且令安集仍  
乞令李橫等將百姓放令遂便庶免轉淪溝  
壑之患候屯駐定却聽朝廷指揮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審李道牛臯軍奏

蘄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李道牛臯人  
馬累得申狀乞聽臣節制臣以未准朝旨  
不敢拘收見且令前來江州權行駐劄外伏  
望特降睿旨令係屬一處節制庶幾軍律  
有歸如蒙付臣拘收使喚亦乞行下恭依  
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復襄陽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善觀敵



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  
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為  
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為  
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為唇齒之援今  
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  
繫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  
盜要不為難而况襄陽六郡地為險要恢復  
中原此為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俟報  
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  
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下  
下之幸取進止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時  
准御前金字牌伏蒙聖慈特降親札  
處分令臣條具襄陽隨郢利害臣竊觀金賊  
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之間貪婪橫



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墮  
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  
忘 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  
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  
力 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  
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  
民心効順誠易為力此則 國家長久之策  
也在 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  
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  
利為厚然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  
春即可措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  
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  
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  
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  
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  
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  
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  
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



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  
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  
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  
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  
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  
仰報 聖問辭拙事直伏乞 聖慈裁決干

冒 天威臣不勝屏營戰慄之至取 進止

貼黃

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即便過  
江北雖番偽賊馬勢重臣定竭

力勦戮不敢少負 陛下伏乞

特寬 宵旰之念不勝慶幸

條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狀奏 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六月十六日劄子  
備奉 聖旨令臣條具收復襄陽隨郢三郡  
防守相度移治山寨等事今條具畫一開具



下項

一臣收復到襄陽隨郢三州即時逐急權行差官葺治州事實以此三州止有空城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虜或遭殺戮甚為荒殘全藉有心力官撫綏葺治招誘人戶所有襄陽府已差武功大夫本軍幹辦官張旦借左武大夫權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使兼知襄陽軍府事親衛大夫

觀察使牛皐權

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唐鄧郢州襄陽府四州都統制承信郎本軍準備差遣孫革借右承務郎權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訖今來葺治漸成次第

一郢州已差承節郎本軍準備差遣周識借右承奉郎權知郢州右迪功郎本軍準備差遣李旦借承奉郎權本州通判訖



一隨州已差右將仕郎李章準備差遣孫  
翬借承奉郎權知隨州下州文學蔣庭  
俊借右修職郎權本州節度推官訖近  
訪聞逐州官葺治漸成次第

一臣所奏差官等事理更合取自 指揮  
如蒙 俞允乞 降差劄施行

一臣蒙 朝廷支撥糧三十三萬碩水脚  
錢一十七萬貫委沈昭遠等催督應副  
今來臣自至襄陽已及月餘止有糧五  
千七百餘碩至軍前伏望特降 睿旨  
施行

右畫一開具在前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



西

金  
和  
花  
...

九



